

癩蛤蟆公寓

人物：

阿喬—男性，剛當完兵的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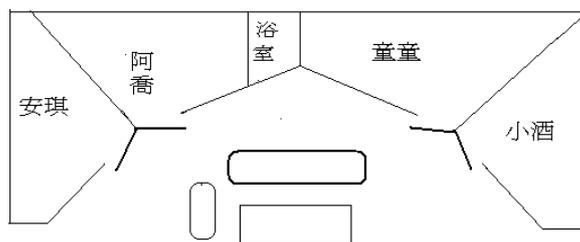
安琪—女性。多著白衣白裙。高貴婉約的美貌熟女，O L 模樣。

童童—女性。洋娃娃捲髮與粉紅系穿著都顯甜美可愛，大學生模樣。

小酒—女性。長直髮，氣質飄逸，多為藍色系上衣與長或短牛仔褲。

阿豪—男性，阿喬當兵時的朋友。嗜女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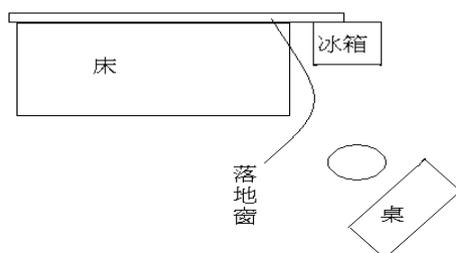
景一：癩蛤蟆公寓（場一、場二、場四、場五）



每個房間對著客廳的部分都用白色壓克力板相隔，燈光投射可讓觀眾看見房間裡面人物的動作剪影。

門口設定在舞台左方，廚房等其他場景在右方

景二：阿喬房間（場三、場六、場七）



阿喬房間裡的浴室設定在舞台右方，並不會出現在舞台上

I 衛生棉

幕啟。

燈亮。

這時阿喬的房間還沒有租給阿喬，所以是空房間。

童童坐在客廳一邊拼拼圖一邊看電視，甜美粉紅色睡衣和淺金色鬢髮讓她看起來像放在沙發上的洋娃娃。

安琪在空房間裡的浴室洗澡。她即將穿著的睡衣是純白的高級貼身綢料，她喜歡自己看起來像天使，或者白雪公主那一類純潔高貴的典型。

還沒進門的小酒穿著設計感強烈的水藍色上衣，合身名牌牛仔褲讓她的腿更顯修長，搭配上衣讓她有種飄逸又清新的氣質。

這裡是癩蛤蟆公寓。

童童：（眼光忙碌的在電視與桌上的拼圖上來回）哇，喬巴加油喬巴加油！（盯著拼圖自語）咦，這一片我不是拼過了嗎？

安琪：（從房裡，提高音量）童童，童童。

童童：啊？什麼事？（拿遙控器降低音量，觀眾可以清楚聽到角色對話）

安琪：（從房裡）浴室裡的衛生棉是不是用完了？

童童：（還是一邊拼拼圖一邊看電視）喔對啊，我跟小酒都昨天剛來，怎麼樣？

安琪：（從房裡）我的也來了。妳那裡還有沒有？幫我拿一片來好不好？

童童：喔好啊。

童童走進自己房間，東翻西翻的發出聲響。久久沒有出來。

安琪：（從房裡，不耐煩的）童童！

童童：（從房裡）好啦等一下，我忘記我放在哪裡了……奇怪，是不是我的也用完結果忘記了啊？

安琪：（從房裡，受不了的）拜託，童童……

童童：（從房裡）等一下啦，要拜託人家還那麼兇。李歐就不會像妳那樣……（繼續發出東翻西找的碰撞聲）

小酒背著設計感強烈的包包從舞台左上。

小酒：（坐到沙發上）是怎樣？客廳沒有人，房間裡又乒乒乓乓的，遭小偷喔？（看看桌上亂成一團的拼圖）又弄得亂七八糟的。

安琪：（從房裡）小酒，妳那裡還有沒有衛生棉？借我一片好不好？

小酒：有啊，妳等等。

小酒翻包包拿出一片衛生棉，走進空房間。走出來的時候手上已經沒有衛生棉，臉上卻帶著笑意。

她走向童童房間，靠在牆邊敲她的房門。

小酒：（有點想笑又忍住）欸欸，聽說妳連衛生棉都忘記放哪裡了喔？

童童砰一聲打開門，然後又砰一聲關上門。嘟著嘴走回沙發上坐著。之後便

一邊拼拼圖一邊說話。

小酒跟著也坐回沙發。

童童：厚，安琪都這樣。人家辛辛苦苦在幫她找衛生棉，她還偷說我壞話。妳不要相信她啦，她說的話十句有十一句是假的。

小酒：不過妳連衛生棉都找不到會不會太扯啊？

安琪丰姿綽約的穿著天使睡衣走出空房間。一邊說話一邊走進自己房間，拿了幾瓶保養品又走出來，坐在較小的沙發上，開始動作嫺熟的擦保養品。

安琪：喂喂，到底是誰在偷講誰的壞話啊？我只是**很老實**的說妳找不到衛生棉這樣而已喔，幹嘛又說我騙人？

童童：（蠻不在乎的）放羊的孩子都這樣啊，等到真的大野狼來就不會有人相信他，他跟羊都會一起被吃光光，哈哈。

小酒：（笑）真是殘忍童話。

童童：我喜歡殘忍的童話。

安琪：（因為擦保養品臉部與頸部的動作很多，所以聲音可能會有點奇怪）老是花錢去租這種幼稚得半死，明明就很血腥的卡通，裝什麼可愛？

童童：（不悅）妳說誰裝可愛？

安琪：（冷笑，挑釁的）妳問問看李歐啊，看我們之間到底是誰裝可愛。

小酒：（看看電視）海賊王血腥嗎？

安琪、童童：（一起看著小酒用力的說）拜託，越好笑的東西越血腥好不好？

小酒：喔，現在妳們意見倒挺一致的。

安琪和童童各自輕哼了一聲。

小酒：欸欸，上次的衛生棉是誰去買的？

童童：我不記得了。

安琪：我啦。

童童：是妳才怪，大騙子。

小酒：嗯，我好像有買過，不過那應該是我夢到的。

安琪：妳在作夢啦，是我買的，我記得。

童童：騙人，搞不好是我買的，小酒妳不要相信她。

安琪：（停下保養動作，不悅的）妳幹嘛啊。

小酒：（拍拍童童的肩，眨眨眼）我又不是第一天跟她住在一起。

安琪：妳又什麼意思？

童童：（盯著電視）哇靠，人的血可以噴那麼高喔？酷酷酷！

安琪：（瞥一眼電視）哼，人跟螞蟻一樣，隨便就死一堆。這種卡通到底哪裡好看？

小酒：新聞也是啊，人隨便就在電視上死一堆，李歐還不是在看新聞。

童童：李歐喜歡看新聞？

安琪：當然。他還喜歡看 New York Times。

童童：（一隻手指著電視一隻手抓著小酒）哇，小酒妳看，那個人的血是紫色的

耶，如果我的血可以變成粉紅色的就好了。

安琪：對啊，妳的月經如果是粉紅色的，那妳就不用衛生棉啦。反正沾到衣服也不會有人發現。

童童：（開心地）對厚，我都沒想到這個。

安琪：（嘲諷地）對啊，妳跟月經可以一起裝可愛耶。

小酒笑出來

童童：妳幹嘛啊？我又哪裡惹到妳了？

安琪：沒有啊。我壓根沒有想到妳故意找不到衛生棉借我，也沒有覺得妳老是把客廳搞得都是拼圖很討厭。只是剛好不太喜歡裝可愛。

童童：喔，是喔？妳比較習慣裝高貴，當然不會喜歡裝可愛啊。

安琪：（冷哼）真是癩蛤蟆。

童童：喔，對啊，妳跟我不一樣。妳是隻裝高貴的癩蛤蟆！

小酒：欸妳們真是夠了。（站起身）我要去洗澡，妳們繼續吵好了。

安琪：（叫住小酒）小酒妳那裡還有多少衛生棉？

小酒：（翻包包）這裡沒有了…房間裡…我沒搞錯的話頂多剩兩片。妳們呢？

童童：我不知道耶。我都找不到。

安琪：也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

童童嘟起嘴瞪安琪

小酒：安琪，妳那裡完全沒有了嗎？

安琪：是啊。

童童：（一面講一面挑釁的看著安琪）小酒我跟妳說，安琪說是就是不是的意思，妳千萬不要搞錯了。

小酒：唉唷妳們……（攤手）好吧，如果童童還是找不到的話，那就要妳們其中一個騎車去買囉。

安琪：（抱胸）上次是我買的，而且我已經洗好澡換睡衣了，我不去。

童童：（耍賴）我不知道上次是誰買的，不過絕對不會是妳。而且我也穿好睡衣了，不去。

小酒：（有點不快）好，那妳們自己看著辦好了。我剛忙完社團回來已經夠累了，只想洗澡睡覺，一點都不想出門。

安琪：沒關係啊，反正我才第一天，妳剛剛借我的那片夠撐到明天早上出門。

童童：我，我記得我還有一些，應該找得到……

小酒：隨便妳們。我反正是剛好夠用到明天。

小酒說完便走向房間。

安琪：幹嘛那麼踐，不過手上有兩片衛生棉就好像我們都得罪她了。

童童：對啊。還一副在我們之間當和事佬的樣子。我最討厭那種八面玲瓏的癩蛤蟆了。

安琪：（坐到童童旁邊）對對對，她好像巴不得我們兩個吵得越兇越好，然後她就可以兩邊都扮白臉。

童童：（故意壓低聲音，像說秘密似的）典型癩蛤蟆。

安琪和童童一起小聲笑成一團。

小酒忽然打開門，抱著換洗衣物走向空房間。

童童：（匝嘴）真可怕。

安琪點頭表示同意

安琪：（忽然很有興趣的研究起童童的拼圖，聲音自此開始變得甜膩）妳現在拼到哪裡啦？

童童：我忘記了耶。後來我搞丟拼圖的盒子，就忘記到底是在拼什麼圖案了。現在真的很難拼。

安琪：（搖搖頭）拼拼圖真辛苦，要是我根本做不來那麼有毅力的事。

童童：還好啦，妳知道我也不是真的爲了拼拼圖而拼拼圖啊。

安琪：嗯。（忽然笑起來）妳剛剛那句話好可愛喔，好像繞口令。

童童：啊？妳說那句喔？爲了拼拼圖而拼拼圖，哈哈，真的很像耶。（又唸了幾次，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對了，那天我們不是一起去家樂福有碰到我店裡的朋友嗎？她說我跟妳長得很像耶。

安琪：（驚訝的）真的嗎？

童童：對啊，她就說，妳們三姊妹長得真像。

安琪：她還說三姊妹？

童童：嗯。

安琪：那她有沒有說誰是姐姐？

童童：（低下頭拼拼圖）這個啊，我忘了耶。

安琪：喔。（瞥了童童一眼）人家是有說住在一起久了會越來越像啦，不過我覺得我跟妳好像比較像一點，小酒嘛…（安琪歪著頭笑了一聲）大概個性不太一樣吧，跟我們兩個沒那麼像。

童童：（從拼圖上抬起頭）嗯，妳這麼說我也有點感覺。

安琪：不知道李歐怎麼覺得。

童童：很明顯好不好？我們跟小酒一點也不像啊。

安琪：說的也是。

兩人相視一笑。

安琪：對了，童童，妳可不可以再幫我找一下妳房間還有沒有衛生棉啊？雖然只是第一天，我還是有點擔心耶。

童童：這樣啊？嗯……好吧，我再找找看。可是我真的不保證找得到喔。

安琪：沒關係啦，我知道妳的記性。（甜蜜的笑笑）那謝啦。

童童：嗯，那我去看看好了。

童童起身，走向房間。又發出翻找的聲音。

安琪獨自坐在沙發上。拿起遙控器隨便轉台，露出百無聊賴的表情。忽然又注意到桌上的拼圖。

她低下頭，表情冷漠的研究了一下。回頭看看童童半掩的房門，然後動手抽

起已經拼好的幾片，放入睡衣口袋裡。

童童：（從房內）安琪，我真的找不到耶。

安琪：（冷哼一聲，然後稍稍提高聲音對房裡說）真的啊？沒關係啦，那別找了，妳的 VCD 放完了耶，妳要不要再看一次啊？

童童：（從房內）真的啊？那妳幫我把 VCD 裝回去盒子裡，我明天要拿去還。

安琪：（輕笑）好啊。（聲音轉為冷酷）癩蛤蟆。

安琪換了個舒服的坐姿，靠在沙發上，神情愉悅的按著遙控器。

燈暗

II 阿喬

燈亮

光線充足。

安琪幫著阿喬將行李搬進房間。這時候空房間已經整理得差不多，安琪非常熱心，阿喬顯得有些羞澀。

童童從舞台左上，看也沒看安琪和阿喬一眼，直接走向小酒的房門前。

童童：妳是不是拿了我的衛生棉？

安琪在阿喬房門口停下看童童。阿喬從自己房間裡汗流浹背走出，站在房門口一臉尷尬的看著童童背影。

童童：喂喂，我說妳是不是拿了我的衛生棉？（頓）欸我知道妳在房間裡喔，妳一定拿了我的衛生棉對不對？妳很懶耶，騎個車去 Seven 買一下都不要，每次都拿人家的。我跟妳講下次我一定要在衛生棉裡下毒，跟那個蠻牛一樣……

安琪：童童。

童童：等一下，我先跟小酒講完…何小酒我知道妳在房間裡不要假裝了趕快出來……

安琪：童童，我們有新室友了。這是阿喬。

童童：（不耐的轉頭對安琪揮手）少來…（愣）呃，嗨。

阿喬：（微窘）嗨，我是阿喬。

安琪：她是童童，我跟她的房間都在你的隔壁。我住這間她住那間（指）。

童童：妳沒跟我說有新室友要搬進來。

安琪：我有，妳忘記了。

童童：是這樣的話我的頭剃下來給妳。

安琪：我真的有。

童童：（翻白眼，嘲諷的）是喔，真的喔。

兩人氣氛微僵的對峙。

阿喬：呃，不好意思。是不是因為我是男生，跟妳們一起住不太方便？尤其這個浴室（指自己房間裡面），我知道這樣不太好，不過等過陣子我找到其他地方住就搬出去好嗎？學校已經開學了可是我還沒找到地方住，這裡房價又貴…

安琪、童童：（仍然瞪著彼此）不是這個問題！

阿喬：（尷尬）喔…噢……

小酒拿著一袋購物袋輕鬆自在從舞台左方上，走到沙發上坐下。

小酒：怎樣妳們兩個？又看對眼啦？（瞄見阿喬）唷，這位是新室友啊？

阿喬：妳好，我是阿喬。

小酒：嗯哼。歡迎搬進癩蛤蟆公寓。

阿喬：什麼？

小酒：歡迎搬進癩蛤蟆公寓。（往阿喬房間看了一眼）看來安琪都幫你搬好了，

那就沒我的事啦。

阿喬：對，對不起，妳剛剛說這是什麼公寓？

童童：癩·蛤·蟆·公·寓。(也坐到沙發上翻小酒的購物袋，購物袋發出玻璃瓶碰撞的聲音)欸妳又買那麼多酒，對了妳是不是拿走我最後一片衛生棉？真過分，害我在捷運上出糗。

小酒：(伸手從購物袋拿出六包裝衛生棉)我沒那麼懶，剛剛才買回來的。

童童：那我明明把衛生棉放在包包裡了怎麼會不見？(眼光轉向安琪)

安琪：我沒拿。

童童：(分明是不信)是喔妳當然沒拿。

小酒：我夢見她拿了。

安琪：妳在做夢。

童童：妳在說謊。

阿喬：那個，我剛剛買了幾瓶運動飲料放在冰箱裡，妳們要不要喝？

小酒：我記得以前夢見過，有個男人喜歡買運動飲料，是他嗎？

安琪：不是他，是李歐。

童童：別人的事妳倒說得很清楚。

阿喬：請問一下…

小酒：那李歐呢？他去哪裡了？

安琪：阿喬，你剛剛要問什麼？

阿喬：以前也有男生跟妳們一起住過？

童童：有啊，就住你那間。他很帥喔，是男人不是男生，嗯，後來……

阿喬：後來？

童童：我忘了。

安琪：他搬走了。

小酒：我沒有夢見他搬走啊。

童童：安琪一定在說謊。

安琪：說謊的是妳，妳忘了。

阿喬的手機響起。

阿喬：(接起手機)喂，嗯…還敢講…幹，我都搬完了才打電話來問，我看你根本不想幫我搬…什麼？你在樓下？都搬完了你到樓下是要幹嘛啦？喔對我都忘了，六樓你直接上來好了…嗯拜。(掛上電話)不好意思，我朋友要來幫我組一下電腦，他等一下就會到。

阿喬走下舞台

小酒：沒關係，我們不介意。童童妳還不把衛生棉收起來？

童童：衛生棉？什麼衛生棉？我的衛生棉明明放包包，可是就不見啦！(陷入思索)

安琪：等她再出糗一次她就會記起來了。

小酒：(嘆口氣)還是我收起來好了。(把衛生棉丟進袋子)

安琪：等等，先借我一包應急。(小酒拆開袋子，拿了一包給安琪)蕾黛絲的啊？之前童童買的那種好自在的不是挺好用的，幹嘛換牌子……

小酒：(挑起眉看安琪)喔？

安琪：(迴避小酒目光)我，我剛剛幫忙搬家一身都是汗，要先去洗個澡。

安琪回到房間

童童：奇怪那我到底把衛生棉放哪去了？(歪在沙發上想)

小酒：別想了。以後找不到東西先來跟我借吧。

小酒拿起袋子回到房間

阿喬與阿豪從舞台左上

阿豪：我女人在跟我鬧啦，在我家裡面靠夭說我有別的女人，我是能幫你搬喔？兄弟一場要多體諒一下啦。

阿喬：你有別的女人喔？虧她還等你當兵回來等那麼久。

阿豪：連你也在靠夭。我要是有別的選擇老早把她甩了，還等她跟我鬧？

阿喬：有夠沒良心的你。

阿豪：這是男人本色…(看見沙發上的童童，低聲對阿喬說)幹，這妹是誰？超正的。

阿喬：幹什麼幹？這是我室友，我也才第一天見到她。拜託不要沒禮貌，我現在找不到房子住很怕被她們趕出去。

阿豪：(直盯著童童看)幹，你被趕出去我來住好了。幹。

童童發現阿豪，稍稍坐正了些(但也沒多正)

童童：嗨。(朝阿豪點點頭)

阿豪：(坐到童童身邊去)妳好，我叫阿豪。

童童：嗯，我是童童。(疑惑的看看阿喬)你不是要來幫阿喬組電腦的喔？

阿喬坐到阿豪旁的沙發椅背上扯他衣服

阿豪：對啊。可是看到這麼可愛的小姐，要怎麼組都忘光了，要靠妳來幫我恢復記憶一下。

童童：哈哈，你真好笑。我自己都常常忘東忘西了，哪能幫你恢復記憶啊？

阿豪：你不知道嗎？漂亮的女人都有有一種神奇的魔力喔…

阿喬翻白眼，從右邊下舞台

童童：可是，我不是女人耶。

阿豪：什麼？

童童：我們這裡住的，都不是女人啊。

阿豪：(愣了一下)喔，我知道了。(笑)妳們是貓，對不對？女人啊，都喜歡拿自己跟貓比，妳的意思是說，妳們像貓一樣，對吧？

童童、安琪、小酒：貓？

安琪：(從房內，夢囈般)是的，我是一隻貓，一隻優雅、神秘、性感又柔軟的貓。

小酒：(從房內，夢囈般)我當然不會是貓。我們都不優雅，不神秘，也許，陰

險是有一點。

阿喬上舞台，手裡拿著一瓶大瓶裝舒跑和幾個疊在一起的杯子。他將飲料與杯子放在桌上，一杯一杯斟半滿。

童童：我有點忘了，可是，好像有人也說過這裡是貓公寓。

小酒：（從房內，夢囈般）是李歐。我夢見他說過這樣的話。

安琪：（從房內，嘆息般）不是他。他從來不曾說過我像貓。

阿豪：不是貓，也是貓科動物。比如說，嗯，妳那麼美，說不定是狐狸精。

阿喬：（緊張的瞪著阿豪）你在胡說八道什麼？

阿豪：（低聲說）聽我的，女人最吃這一套。

安琪：（從房內，夢囈般）我不是狐狸精。

小酒：（從房內，夢囈般）也許狐狸也挺好的，可惜我不是狐狸。

童童：所以這裡是狐狸窩嗎？那倒是很有意思。不過，我們也不是狐狸。

阿豪：喔，那還有什麼更有魅力的動物？

童童：我們跟阿喬說過啦，這裡是癩蛤蟆公寓。

阿豪驚訝的轉頭看阿喬

阿喬：她們是這麼說的沒錯。

阿豪：（擊掌，自以為聰明的）我知道了。妳們一定是在笑搬進來跟妳們一起住的男人，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吧？

阿喬：想吃天鵝肉的癩蛤蟆是你。（咕嚕嚕喝光杯裡的飲料）

童童：（認真的）我們是癩蛤蟆，你看不出來嗎？

小酒：（從房內）才怪，一定看得出來的。太明顯了。

安琪：（從房內）看不出來嗎？太好了，竟然有人看不出來。

阿豪：（也裝出做作的認真樣）我看看……嗯，看不出來。妳的皮膚那麼細嫩，哪像癩蛤蟆又濕又黏又長疙瘩？癩蛤蟆的眼睛哪有妳那麼美？癩蛤蟆的腿哪有妳那麼長？癩蛤蟆的嘴……

童童：不准你說癩蛤蟆的壞話。我們雖然是癩蛤蟆，但是我們不覺得可恥。

安琪：（從房內）別說了，真可恥。

阿豪：阿喬，這女的有趣。

安琪自房裡走出，抱著一臉盆換洗的衣服。看見阿豪便也微笑點點頭。

阿喬微微轉身對安琪說話。阿豪整個人轉過去盯著安琪看

安琪：阿喬，那麼我去你房裡洗澡囉？

阿喬：（緊張的）喔，好，好。那，那妳慢慢洗。

安琪：（笑起來）我會慢慢洗，等你回來的。

阿喬：我，我是說妳慢慢洗，妳洗好之前我不會回房間裡去的，妳別擔心。

安琪：我不擔心呀。

童童、小酒：她真的不擔心。

安琪翩然走進阿喬房間

阿豪：幹，那個女的又是誰？幹嘛去你房間洗澡？

阿喬：她是安琪，也是我的室友，剛剛還幫我搬家…

阿豪：那她幹嘛去你房間洗澡？

童童：我們都要去他房間洗澡。

阿豪：（幾乎要跳起來）幹，爲什麼美女都要去你房間洗澡？

童童：我們這裡的房子在設計的時候沒設計好，除了阿喬的主臥室有浴室以外，只有廚房旁邊還有一個廁所。所以我們都要去那個房間裡洗澡。

安琪：（從房內，夢囈般）我喜歡在這個房間洗澡。

小酒：（從房內，夢囈般）我夢見過，和李歐一起在那個房間裡洗澡。那是個好美的夢。

阿喬：對啦就是這樣，我也不是故意的。

阿豪：你他媽不是故意的。我看你根本沒打算搬到別的地方去吧？

阿喬：（窘迫）我會啦，等我找到更適合的房間我就會搬…

童童：你別走嘛。我們又不討厭你。

安琪：（從房內，夢囈般）你走了，我要去哪裡再找一個你？

小酒：（從房內，夢囈般）別走，李歐，你爲什麼要走？夢爲什麼要醒？

阿豪：幹他媽的，哪來比這裡更適合的房間啊？幹。

童童：不要生氣嘛。爲什麼那麼生氣呢？（拿杯飲料給他）你是阿喬的朋友吧？怎麼稱呼？

阿豪：（喝口飲料又放回桌上）我一來就說了啊，我叫阿豪。妳忘了嗎？妳還說妳叫冬冬。

童童：我叫童童。童話的童。童童。

阿豪：喔，童童。

安琪：（從房內，帶著笑意）我是安琪，最純潔最美麗的安琪兒。

阿喬：剛剛那個去洗澡的，叫做安琪。

小酒：（從房內，夢囈般）我是小酒，不是在作夢就是在喝酒的小酒。

阿喬：還有一個室友，你沒見過。

阿豪：幹，不會也是個正妹吧？

阿喬：（微笑）你沒辦法用正妹來形容她。

童童：因爲我們只是癩蛤蟆。

燈暗

III 面膜

燈亮

阿喬的房間

阿喬獨自坐在桌前，專注的盯著電腦。雖然是夜裡，但日光燈光源十分充足。一切極為正常，現實存在感極重的場景

阿喬打著電腦，鍵盤發出俐落清脆的達達聲，音響傳送電腦裡的 MP3 音樂。

童童：(從場外)妳們都在家啊？要不要吃麵包？我從店裡帶回來好多喔。

安琪：(從場外)有沒有草莓蛋塔？

童童：(從場外)草莓蛋塔賣得太好了啦，店裡沒有剩。

小酒：(從場外)那有沒有剛出爐的？

安琪、童童：(從場外)妳不是認真的吧？這時間哪來剛出爐的麵包？

小酒：(從場外)我才要問妳們不是認真的吧？明明知道我最討厭這種沒溫度的食物。

安琪：(從場外，冷哼)是啊，麵包畢竟是沒有活生生熱騰騰的男人來得有嚼勁。妳大概是看不上眼啦。

童童：(從場外)李歐不在喔？

阿喬停下動作，抬起頭往舞台左方望去。半晌又回到電腦上

小酒：(從場外)他叫阿喬啦！

童童：(從場外)他吃不吃沒溫度的食物？

安琪：(從場外)我去問問他。

童童：(從場外)我去問好了。

童童從舞台右邊跑進來

童童：(忽然停住，回頭看了一下，俏皮的吐吐舌頭)啊，對不起，我忘了敲門。

阿喬：喔，沒關係。

童童跑到阿喬桌邊，背著手彎腰看阿喬的電腦螢幕，阿喬有些不自在的轉過頭去跟她說話

阿喬：(想擋住螢幕)有什麼事嗎？

童童：(試圖想看螢幕)你吃不吃麵包？

阿喬：(又擋)我剛吃過，還不餓。謝謝。

童童：(期待又可憐的娃娃音)那是我親手做的耶。

阿喬：你會做麵包啊？

童童：我在烘焙屋工作啊。(繼續努力想看阿喬的電腦螢幕)

阿喬：妳在烘焙屋工作？我以為妳還是學生(繼續擋)

童童：不要用外表來判斷一隻癩蛤蟆喔。(可愛的笑)我很會揉麵糰的，下次教你做！

阿喬：揉麵糰？(笑起來)好啊。

童童：你一定在心裡笑我。（可愛的嘟起嘴）你可不要把我當作小妹妹喔。

阿喬：妳看起來就是小妹妹呀。

小酒：（從場外）安琪，妳知不知道深清面膜放到哪裡去了？

安琪：（從場外）妳說的是火山泥還是冰河泥？

小酒：（從場外）死海泥。

安琪：（從場外）喔，那妳去浴室的置物架上找找，應該在第二層。

小酒從舞台左方走入，直接橫越舞台前方，從舞台右方下。

阿喬的眼光隨著小酒移動。出聲喚小酒，小酒卻聽若未聞。

童童：你要是看過我和麵糊，揉麵糰，你就不會覺得我像小妹妹了。

阿喬：小酒？（眼光隨著移動）

童童：你叫誰？

此時小酒已經從舞台右方下

阿喬：（轉身驚訝的看著童童）妳沒看到嗎？小酒剛剛走過去。

童童：（冷淡）沒看到。

小酒：（從舞台右方探出半身）安琪，是那瓶灰色的嗎？

安琪：（從舞台左方探出半身）不是不是，是綠色的。妳連冰河泥和死海泥都不會分啊？

小酒：我太久沒用了嘛！

兩人各自從舞台兩邊下

阿喬：小酒？

童童：你在跟我說話，可以專心點嗎？

阿喬：妳真的沒看到她？

童童：我真的沒看到。

阿喬眼光仍然守著已經無人的舞台右邊，小酒敷著整臉深綠色面膜，旁若無人的從舞台右邊又走向舞台左邊。阿喬這次沒有喚她，眼光卻不由自主的跟著小酒。

童童不太愉快，故意發出很大的聲音，逕自跳到阿喬床上

童童：（亂滾）你的床躺起來真舒服……

阿喬回頭，有些尷尬的笑笑

童童：我以前也好喜歡在這張床上滾來滾去。

阿喬：以前？

童童：當這張床還是李歐的床的時候。

阿喬：李歐睡這張床？

童童：嗯。不過，他的頭是躺在這邊的（將枕頭換到另一邊）。還有，他在房間裡會擺一瓶花，通常是…通常是…噢，我忘了。

阿喬陷入思索

安琪從舞台右邊捧著換洗衣物進來，顧盼生姿

安琪：（對童童微笑）我以為妳進來問一下就會出去了，怎麼待那麼久？

童童：（也對安琪微笑）我以為我待在這個房間多久是我的事，不知道還要向妳報備呢。

阿喬：（有些遲疑）嗯，妳又要洗澡？

安琪：是啊，不會打擾你吧？

阿喬：噢，不會……

童童：（甜甜的笑）真好玩，妳這麼問，人家怎麼好意思承認被妳打擾了呢？

安琪：（也甜甜的笑）是啊，所以妳乾脆就不問了？（轉向阿喬）不好意思，我一天要洗很多次澡。

童童：她有需要。

安琪：癩蛤蟆嘛，需要的水量比較多一點。

童童：而且安琪比一般的癩蛤蟆更需要喔。

安琪與童童用危險的笑容互相望著對方，沉默

安琪：那麼我去洗澡了，你們慢慢聊。（往舞台右方走去，稍停）對了，童童，妳要不要去客廳收一下那些麵包？沒人要就別放在那兒佔位置，不小心招了螞蟻還要清理，很麻煩的。

安琪往右方舞台下

童童：妳就不用操心這麼多了。

舞台右邊傳出水聲

童童：這是她今天洗的第幾次澡啦？

阿喬：（想了想）如果只算我在的時候，應該是第三次了吧。

童童：（輕哼）放心，你不在的時候，她不會想洗澡的。

阿喬往舞台右方望了一眼

阿喬：嗯，你們是姊妹嗎？

童童：（驚愕的，提高聲量，身體也忍不住坐正）你說我跟安琪，還是我們三個？

阿喬：（沒料到童童的反應這麼大，有點驚訝）呃。都有。

童童：（往阿喬的方向誇張的前傾）你覺得我們像喔？

水聲猛然停止

小酒敷著深綠色面膜從舞台左方走了進來，仍舊旁若無人的走到右邊去，發出扣扣的敲門聲

安琪：（從場外）幹嘛？

小酒：（從場外）洗臉台借我一下，我把面膜沖掉……嚇我一跳，妳也敷臉啊？我還以為看到鏡子。

安琪：（從場外）就妳能敷我不能敷啊？

阿喬的眼光不斷隨小酒移動。

童童：你有聽見我的問題嗎？

阿喬：什，什麼？

童童：我說，你覺得我們像嗎？

阿喬：(想了想) 不知道，很，很難形容…妳們長相和氣質一點都不像，但是，不知道怎麼搞的，又覺得妳們非常像。

童童：(嫌惡地) 是喔？(恢復原本的坐姿) 真可怕。

水聲繼續

小酒從舞台右邊又橫越到左邊舞台下。阿喬看著她移動

阿喬：妳還是沒看到她？

童童：我忘了。

阿喬：那，妳們到底是不是姊妹啊？

童童：(忽然從床上坐起來) 啊！我想起來了，要趕快去把麵包收好，還有，我今天還沒拼拼圖說……

阿喬：拼圖？

童童逕自跳下床，往左邊舞台下

安琪在浴室裡哼起歌，阿喬聳聳肩，回到桌前繼續電腦上的工作。

水聲繼續，但小了一些

安琪：(從場外) 阿喬，你還在嗎？

阿喬：在，怎麼了嗎？

安琪：嗯…(輕笑) 沒有，我只是想知道你還在不在。

阿喬：噢。我在這裡，妳洗澡是不是不太方便？

安琪：別這麼想。我喜歡你在那裡陪我洗澡。

阿喬：(相當尷尬) 噢…如果不方便，妳要讓我知道喔。

安琪：如果不方便，我那時就不會找你來租這個房間了。

阿喬：嗯…對了，那個房東，我到現在還沒見過他。

短暫沉默

安琪：房東啊？他人很好的，你把房租交給我，我幫你拿給他就行了。

阿喬：那個李歐搬走以後，房東怎麼不貼招租的廣告呢？我在這附近找房子找一陣子了，都沒有看到你們這裡招租的紅紙。如果不是那天看廣告的時候妳來問我是不是要租房子，我還真不知道這裡有這麼便宜的房間。

童童：(從場外) 小酒，妳剛剛去浴室有看到冰河泥嗎？好像用完了是不是？

安琪：李歐搬走以後？(頓) 誰跟你說李歐搬走了？

小酒：(從場外) 誰跟妳說冰河泥用完了？

阿喬：(愣) 我搬來的第一天，妳說的啊。

童童：(從場外) 安琪說的啊。

安琪：噢，是嗎？(頓) 房東不缺錢，不急著把房間租給別人，而且我們是三個單身母蛤蟆，隨便找人來住，一方面怕危險，一方面也怕嚇到人家呢。(銀鈴般的笑聲)

水聲停止

阿喬：哈哈，這樣啊……那個李歐，妳知不知道他搬到哪裡去了？

童童：(從場外，疑惑地) 如果沒有用完，那冰河泥到底放哪去了？

安琪：我跟他不熟，不清楚呢。(頓)也許你問問童童或小酒吧，她們那時都很喜歡李歐。

阿喬：小酒？

安琪：對啊，尤其是小酒。

阿喬：小酒跟李歐，他們是……？

小酒：(從場外)我想起來了。剛剛我有看到，不過已經過期囉。塗在臉上會過敏的。

童童：(從場外，惋惜的)啊……不能用囉？我都還沒用過幾次呢。

安琪穿著天使般的純白絲質睡衣從舞台右邊上。身邊水氣瀰漫，既是貴妃出浴又像女神降臨

安琪走到阿喬旁邊，微微傾身。低胸睡衣裡的胴體散發著女性魅力，就在阿喬的鼻尖前

阿喬微微仰著頭，只能傻傻的看著安琪

安琪：(催眠般的語氣)你為什麼這麼在乎小酒跟李歐的關係呢？他們怎麼樣是他們的事情啊。(伸手拂過阿喬鼻尖，語氣極為溫柔甜膩)我換了新的沐浴乳，你聞聞看這香味，你喜不喜歡？

阿喬的椅子往後滑了半步的距離

小酒：(從場外)咦，我上星期買的那瓶維多利亞的秘密呢？

阿喬：很香。

安琪：你喜歡這種香味嗎？

阿喬：老實說，有點太香了。

童童：(從場外)那瓶愛的魔咒呀？我剛看到安琪拿進浴室了。

安琪：嗯，我想也是。(輕笑，又靠近阿喬)浴室裡那瓶黑色的沐浴乳，For Men的，是你的嗎？

阿喬：是。

安琪：(笑著俯近他)我喜歡那種沐浴乳在你身上的味道…

小酒忽然從左邊舞台冒出來

小酒：我…(看見安琪與阿喬的親密姿態，停住)我，我聽見李歐的聲音，他在哪裡？

阿喬的椅子又往後滑了一些，拉開與安琪的距離

安琪：這裡沒有李歐這個人。(冷靜的)妳又在作夢了，小酒。

小酒看著安琪，聲音表情與姿勢都清醒不過

小酒：是嗎？李歐真的不在這裡？

阿喬：這裡……

安琪：(打斷)這裡只有我和阿喬，你看不出來嗎？

小酒：看得出來。(頓，嘆口氣，但口吻清晰銳利)大概又是作夢了。我老是這樣。

安琪：妳老是這樣。

小酒轉身要從舞台左方下，迎面差點撞上童童，童童正捧著一盤未完成的拼圖低著頭闖進來，她驚險的轉了個方向，護住拼圖。

童童：(生氣的)小酒，妳怎麼老是這樣？

小酒：我老是怎麼樣？

童童：妳…(抬起頭，看見大家都在)妳們都在？真巧。

安琪：都在。

沉默片刻

阿喬：可惜李歐不在。

安琪、童童、小酒，一齊轉頭看他。表情冷漠，動作僵硬。

燈暗。

IV 調酒

燈亮

夜晚。光線如同從窗外映照進來的月光或者路燈光線，冷藍。

童童的房間微微亮著。透過壓克力板看見她坐在床上很專心的在做著事情。

阿喬的房間亮了燈，透過壓克力板看到他坐起來，停了停，又關上燈。

阿喬只穿著一件深藍色四角褲走出房間，看了童童亮著的房間一眼，從右邊舞台下。

小酒：(從房裡)是你嗎？

童童：(從房裡)奇怪，我怎麼記得這一塊拼過啦？又記錯了嗎？

阿喬走回客廳，拿著運動飲料坐在沙發上。動作俐落的扭開瓶蓋，但是又停了下來，並沒有喝下去。

小酒：(從房裡)我睡不著，怎麼辦呢？睡不著，要怎麼夢見你？

阿喬轉身看小酒的房間。然後起身走到她門前。

阿喬：小酒？

小酒：(從房裡)李歐？

房裡傳來急促的聲音。小酒迅速打開房門。兩人在小酒門口近距離的面對面。

阿喬：不是…我是阿喬。

小酒：(迷濛的)阿喬……

阿喬：李歐是誰？

安琪、童童：(房內嘆息)李歐是誰？

小酒：我夢過的一個人。

阿喬：他在真實世界裡出現過嗎？

小酒：他只在夢裡出現。也許，醉得很厲害，像是在作夢的時候，他也會出現。

阿喬：還有呢？

小酒：還有呢？

阿喬退後一步，看著小酒，小酒的神情恍惚，彷彿是夢遊，又像自言自語。

童童從床上走下來，貼在靠近他們的牆面上。

阿喬：妳跟白天不太一樣。

小酒：也許是因為我還沒有開始作夢。

阿喬：妳總是在作夢嗎？

小酒：有時候也喝醉。

阿喬：我也喜歡微醺的感覺。

小酒：我比較偏好爛醉。

小酒夢遊般的走到沙發上坐下，喝了一口阿喬的運動飲料。

小酒：這好像，沒什麼酒精濃度。

阿喬：這沒有酒精的。你要酒嗎？我幫妳拿過來。

阿喬走出舞台，童童的剪影走回床上，躺下，然後熄燈。阿喬拎著四瓶玻璃裝啤酒又走回客廳，看了童童的房間一眼，然後坐在小酒身邊。

兩人一邊喝酒一邊說話。小酒幾乎是企圖灌醉自己的喝法

阿喬：童童這麼晚才睡，在做什麼呢？

小酒：拼拼圖。

阿喬：她這麼喜歡拼拼圖啊？

童童：（從房內）我恨死拼圖了。

小酒：她要靠拼拼圖來記憶。拼圖每天都有進度，她才感覺得到自己又活過了一天。

童童：（從房內）我討厭拼拼圖。

阿喬：她這麼健忘？

小酒：那不是健忘。（頓）那已經不叫健忘了。

阿喬：她記不得我朋友的名字，可是聽了我的名字之後都沒忘過。

小酒：她只能記得四個名字，連她自己的在內。

阿喬：但是她記得李歐。

安琪：（從房內，悲傷的）我不認識李歐。

童童：（從房內，空洞的）我不記得李歐。

小酒：那是在你搬進來之前。她現在已經慢慢忘記了。很快她就不記得了。

阿喬：那個李歐，好像很特別。忘記了沒有關係嗎？

小酒：那只是一場夢。

童童：（從房內，空洞的）那只是一段不記得的回憶。

安琪：（從房內，有些激動）那根本是謊言！

小酒喝完了兩瓶啤酒，有些搖搖晃晃。說話的語氣飄忽，不時有反應遲鈍、傻笑或其他微醺的徵兆出現。

小酒：李歐，我沒有酒了。（傻笑著，雙手分別舉起空瓶搖晃）

阿喬：我是阿喬。

小酒：阿喬，幫我把冰箱裡的 Vodka 和果汁拿過來，我們，我們來調螺絲起子喝……

阿喬：妳喝那麼多不好。

小酒：哼，李歐就不會像你那麼囉唆。（回憶地）李歐還會幫我調呢。

阿喬站起身，居高臨下看著半癱在沙發上的小酒半晌。然後走下舞台右邊，拿了 Vodka 和果汁回到客廳。

小酒：（姿勢不穩的往杯裡倒酒）我常常夢到我跟安琪他們一起喝酒，安琪酒量很好，千杯不醉，但是啊，她都會假裝自己喝醉了，然後，哈哈……

阿喬：妳還夢見什麼？

小酒：還夢見童童啊，她不太會喝酒，一喝酒，就會露出癩蛤蟆的原形來。她就會，嗯，開始揉麵糰，哈哈……

阿喬：那李歐呢？小酒，多跟我說一些李歐的事。

小酒：呵呵，你對他這麼好奇？你的朋友對安琪和童童倒比較有興趣呢。

阿喬：我跟他不一樣。

安琪、童童、小酒：（夢囈般）我們，跟你們也不一樣。

阿喬：哪裡不一樣？

小酒：我們是癩蛤蟆。

阿喬：妳們不是。妳…我，我不知道她們，但是我知道妳不是。

小酒：你以為我們說的癩蛤蟆，是一種比喻，像是用恐龍形容長得很醜的女生？

阿喬：我不知道妳們為什麼自稱癩蛤蟆。

小酒：因為我們真的是癩蛤蟆。

安琪和童童在房裡一同嘆息。

阿喬：我看過癩蛤蟆。牠們不是長妳們這個樣子的。

小酒：你看過的乞丐都長一個樣子？你看過的總經理都長一個樣子？你看過的圖書館管理員都長一個樣子？

阿喬：那不一樣。

小酒：沒什麼不一樣。人們都只相信他們想要相信的。

阿喬：妳也是嗎？

小酒：我是癩蛤蟆。

阿喬：你不是你說的人們，所以你可以相信自己不想相信的？

小酒：我相信我的夢，還有酒。

阿喬：但是妳睡不著，哪裡來的夢？

小酒：你不能看不見魚的眼淚就說牠們不會哭泣。

阿喬：（急切的）那妳哭給我看。

小酒怔怔的抬起頭，看著阿喬。

阿喬：對不起。

小酒：（低下頭）你真有禮貌，通常人們軋死了癩蛤蟆，只會覺得很噁心，不會道歉的。

安琪、童童：（從房內）李歐，對不起。

阿喬：我不是那個意思。

小酒：我們也不是那個意思。

沉默。阿喬和小酒各自坐著喝酒。安琪和童童各自從房裡走出。安琪與童童各自穿著白色與粉紅色的蕾絲馬甲與吊帶襪，兩人踏著近乎舞蹈的步伐，走進每個房間又走出來，打開燈又關上燈，不時俯身看看坐在沙發上的兩人。

阿喬和小酒只是坐著喝酒。

安琪和童童回到自己房間，所有房間的燈都被關上。

小酒：謝謝你陪我喝酒。我開始覺得有點醉了。

阿喬：其實妳酒量並不好。

小酒：但我還是覺得有點太好了。（指著阿喬手上的酒）我想喝你的。

阿喬將酒遞給小酒，小酒以一種極為嫵媚撩人的姿態，親吻舔舐瓶口

阿喬凝視著小酒，然後慢慢俯近她

在阿喬快要吻到她時，小酒伸手擋住阿喬的臉龐

小酒：我在作夢嗎？

阿喬：誰在作夢都不要緊。

阿喬想要繼續剛才的動作，小酒搖搖頭，伸手捧住阿喬的臉，認真的對他說起話來

小酒：你以為你吻著一個女人，睜開眼睛才看見其實是隻癩蛤蟆。跟你接吻的那張嘴是張癩蛤蟆的嘴，又濕又黏又大，還有一支可以捲下半空中蒼蠅的長舌頭。李歐，我告訴你，你最好永遠不要讓自己發現這個事實。

小酒退後，起身。醺醺然的回到房間。

阿喬仍舊坐在沙發上。

童童：（從房內，輕輕的，帶著惋惜）他就快發現了。

安琪：（從房內，輕輕的，但也篤定）他不會發現的。

燈暗

V 李歐

燈亮

客廳裡沒有人。四個房門皆緊閉。

燈光柔和，播放輕柔樂曲。

安琪著白衣白裙，阿豪著白衣與淺卡其色褲子。小酒與阿喬著深藍色上衣與牛仔褲。童童則為粉紅色甜美裙裝。區別出三組人物處於同一個空間的不同時間。

必須注意的是，角色說話時都是對著和自己同一時間的人，即使話語交錯也並未發現同一個空間裡還有其他人。

門鈴響。無人回應，門鈴又響。

安琪：小酒！

門鈴又響

安琪：小酒！（開門走出，瞪了小酒的房門一眼）什麼時候出去的？

走向舞台左方，阿豪進場。

安琪：（巧笑倩兮）是你啊？來找阿喬？

阿豪：對啊對啊，有點事找他商量。

安琪：這樣啊？嗯，他在家，你先進來吧。

阿豪：（有點錯愕）他在家？……喔喔，好，那我就先進去了。

阿豪坐到沙發上

安琪：喝點什麼？

阿豪：有什麼喝什麼。

安琪：這麼不挑？

阿豪：不是我不挑，是每個選擇都比我想像中還棒，我實在沒辦法決定。

安琪：來者不拒啊？那來點白開水囉。

阿豪：這可不是來者不拒，我挑得很的。只是，哎，連白開水都是頂級的。

安琪：真會講話呢你。（一邊甜笑一邊往右邊下舞台）

安琪用托盤端上一瓶冰鎮紅酒，兩個杯子，坐阿豪身邊

阿豪：不是要處罰我喝白開水？

安琪：你這麼識貨，怎麼能不好好招待？（熟練地斟酒，兩人互碰杯沿）

阿豪：連我識貨不識貨都看得出來，妳才算真的識貨。

安琪：會挑阿喬不在的時間來找他商量事情，誰都看得出來。

阿豪：（尷尬然後大笑）呃，哈哈。原來如此，妳剛剛說他在家的時候，我還嚇了一跳呢。

安琪：（風情萬種的）那再喝杯酒，壓壓驚。

兩人飲酒談天，氣氛曖昧

阿喬從舞台左邊上，直接橫越舞台到舞台右邊，取了運動飲料，一邊喝一邊

走回客廳，坐在另一張較小的沙發上，這是與安琪阿豪不同的另一個時間。

小酒從阿喬的房裡走出來。剛洗好澡，頭髮微濕。她看了阿喬一眼，逕自走回自己房間。

小酒快走回自己房間時，阿喬看見她。

阿喬：小酒。

小酒略停了停，轉過身。兩人相對半晌。

阿喬：妳討厭我了？

小酒：不是。

阿喬：那天我們喝完酒，妳就沒跟我說過話了。

小酒：噢，原來，那個晚上是真的。

阿喬：是不是怪我太輕浮了？

小酒：但是，也許現在只是另一個夢，另一個延續上個夢的夢？

阿喬：小酒。

小酒：李歐。

阿豪：妳真是個美人，安琪。

安琪：你是第兩百零三個說這句話的人，李歐。

阿喬、阿豪：李歐到底是誰？

小酒：（夢囈般）他是一場夢。

安琪：（低笑）他是隻癩蛤蟆。

阿豪：那個阿喬，也一天到晚跟我李歐李歐的，李歐到底是誰？

小酒：反正是一場夢，你說他是誰就是誰了。

阿喬：他是妳的夢，我要知道的是，他在妳的夢裡是誰？

安琪：癩蛤蟆就是癩蛤蟆，癩蛤蟆做的夢裡還會有什麼？也不過就是另一隻癩蛤蟆。

阿豪：妳這隻癩蛤蟆倒牙尖嘴利得很。

小酒：我不明白你是什麼意思。究竟怎麼樣描述可以代表一個人呢？比如說，他總是穿黑色的 Polo 衫。比如說，他的頭髮比你的還要短。比如說，他習慣抽 Dunhill。還是你想知道的是，他用什麼牌子的保險套？

安琪：我並不牙尖嘴利，我根本不知道你想知道什麼，他那傢伙的長短大小嗎？

阿喬、阿豪：都告訴我！

小酒：你心裡面已經在猜想李歐是誰了，你只是想聽到我親口證實你的猜測，是不是？

阿豪：他八成上過妳們三個。怎麼樣？功夫了得？滋味難忘？

阿喬：（帶點不信，卻又失望的）真的是我想的那樣嗎？

安琪：我跟你說不是你會相信嗎？

阿豪：妳們這些女人沒一個能信的。

小酒：你到底要我說什麼呢？我連你是不是真的都不知道了。

安琪：這叫神秘。是癩蛤蟆的慣用招數喔。

阿喬：妳說了，我就會相信。

阿豪：（帶點得意的蹺起腿）我也知道這是妳們的伎倆。要是我說我相信妳，那也只有嘴巴相信。

安琪：（嫵媚輕笑）所以別說了，我們把嘴巴用在比較實際的地方吧。

安琪與阿豪對飲，兩人情迷意亂的在沙發上激吻。

阿喬看著小酒，小酒嘆口氣，搖搖頭，走回自己房間。

阿喬：（有點激動的對著小酒房間喊）我說，我會相信妳！

阿豪：（停下動作看著安琪）天啊，我真不敢相信。

小酒：（從房內，悲傷的）我連自己都不相信了，你憑什麼相信我？

安琪：怎麼樣？不敢相信癩蛤蟆比女人還棒吧？

阿豪：（急切）我們去房間。

阿喬：告訴我，那究竟是誰的房間？

安琪：（陳述事實的口吻）我房間沒有浴室，不方便。

阿豪：（更急切）那去阿喬房間，反正他不在家。

安琪、小酒：李歐隨時會回來的。

阿喬：（激動的站起來）所以那究竟是誰的房間？！

阿豪：幹！那我們去開房間。

阿豪又撲倒安琪。阿喬與小酒靜默片刻

童童從舞台左上，呈現另一個時間。她愉快的拎著一袋麵包，哼著歌放在客廳桌上，一間一間敲門。

阿喬起身，往小酒房間走去。他還沒有接近小酒房間時，小酒便走出來。兩人站在阿豪與安琪親熱的沙發邊說話

小酒：對不起，我不知道我夢見的究竟是李歐還是你。

童童：安琪，我從店裡帶了些麵包回來，妳要不要吃？去約會啦？唔……（到下一間門前舉起手做勢要敲，又疑惑的停了一下）阿喬…呃，李歐？喬歐？咦，真糟糕我又忘記他叫什麼名字了。（敲門）喂，男人你在不在啊男人？

童童繼續走到小酒門前，敲了幾下確定沒有人。她走到那袋麵包旁邊，想到什麼似的停住，四處張望後，走到阿喬門前。遲疑了一下，又四處張望一會兒，最後走進阿喬房間。關上門。

阿豪開始不安分的想除去安琪身上的衣物，安琪微微推開他，姿態嬌媚的坐起來。

安琪：你們男人喔…

阿喬：有時候我也被妳們弄糊塗了，我究竟是李歐還是阿喬呢？

小酒：你希望你是李歐還是阿喬呢？

阿喬：我根本不知道李歐是誰！

阿豪：幹，我真希望我是那個什麼李歐的，直接就在那個房間裡上了妳。

安琪：你根本不知道他有沒有上過我。

小酒：我真希望我知道李歐是誰。

阿喬：那個房間裡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阿豪：我根本沒興趣知道。我有興趣的是妳。

小酒：有一部分的我，掉在那個房間裡了。我們三個都是。

客廳裡的四個人都稍停，只有阿喬房裡的童童發出些微聲響。但停頓時間不長。

安琪：你對李歐跟我的關係一點都沒興趣？

阿豪：沒興趣。

童童從阿喬房間走出來，臉色潮紅，衣服和髮型都顯得凌亂。她慌張的整理衣服，想走回自己房間，但才走兩步就又跑回去，關好阿喬房間的門。

安琪：我對你也一點興趣都沒有。

阿豪：什，什麼？

安琪將阿豪從沙發上拉起來，連推帶拉的從舞台左邊送了出去。回到沙發邊將杯裡還沒喝完的紅酒喝光，看來有些按捺著激動。

阿喬：那我去那個房間，幫妳把妳掉的那個部分找回來。

阿喬走回房間。

小酒看著阿喬離開，也走回房間。

安琪喝完酒，整整衣裳，走回房間。

童童有些腳步不穩的回到房間，隨即又慌張走出房間，去將桌上的那袋麵包拿走，臨回房前還遲疑的多看一眼阿喬的房門。最後仍然回到房間。

關上門，關上門，關上門，關上門。

燈暗

VI 糊

燈亮

阿喬房間

阿喬桌上的電腦被搬了下來，放在角落。桌上的空間擺滿了水，以及麵粉。
童童坐在桌旁，認真的和著麵糰。

阿喬穿著黑色 Polo 衫，剪短了頭髮。他背著疲倦的背包，從舞台左方走進房間。猛然看見童童坐在桌前和麵糊，自己的電腦被丟在角落，表情明顯不快。

童童：阿喬！

童童不管沾滿麵糊的手是不是洗乾淨，一個勁的跳下椅子跑過去拉著阿喬，硬生生將他拉到桌邊。

童童：你看你看，我們上次講好的，我要教你揉麵糰。

阿喬：童童，我很累。

童童：真的喔？為什麼很累啊？(看見他的衣著和髮型)咦，你頭髮剪短囉？什麼時候剪的啊？很好看耶！(端詳著阿喬，語氣慢下來，並且微微帶著疑惑)而且，穿這件黑色 Polo 衫，嗯…感覺好熟悉，好像…嗯……

阿喬：妳在幹嘛？

童童：和麵糊啊！(開心的將阿喬的背包丟到一邊去)來來來，這個很好玩喔。

阿喬：童童，我真的很累。

童童沒聽到似的逕自拉著阿喬蹲下來，拉他的手浸到桌邊的水桶裡，幫著他又搓又洗。

童童：把手伸到麵糊裡，你就會知道…

阿喬：知道什麼？我什麼都不想知道！(猛的站起來)我想知道的，你們沒有人願意告訴我，又要莫名其妙的闖進來，把我的房間弄成不是原來的樣子，逼我做我一點也不想做的事情！

童童仍然蹲在阿喬腳邊，可憐得像隻被踢了一腳的狗。

然後她開始低聲啜泣。

阿喬原本還在生氣，但很快的便軟化了。

阿喬：好啦，對不起…

阿喬抓抓頭髮，彎腰想拉童童。但是童童很堅持的蹲著，將臉埋在手臂裡哭泣。

阿喬：童童，對不起啦……

童童：(哽咽)我，我知道，你喜歡小酒……可是，我，我沒有什麼意思，只是，我也很喜歡你，我想，多跟你講講話，這樣，這樣也很過分嗎？嗚嗚……

阿喬：童童……

阿喬蹲了下來，輕拍童童肩膀

童童：你，你都不知道，小酒她，她根本不喜歡你啊，你知道我每次都聽到她說，

說……嗚嗚……

阿喬：她，她說什麼？

童童：你都只關心她說什麼啦……

阿喬：不是啦！唉唷……

阿喬拉起童童，童童這回很順服的靠在他身上，和他一起坐到床邊。

童童：小酒她，她說……（抿著唇搖頭）不行啦我不能講。

阿喬：童童？

童童：她常常跟我說，你被她耍得團團轉，她隨便對你說什麼話，你都看得比自己還重……我每次聽到她這麼說，都好難過喔…嗚……你好笨，她其實……

阿喬：（臉色凝重，語氣僵硬）說完，童童。

童童：她根本只是在欲擒故縱，她只是想要享受你為她神魂顛倒的感覺啊。

阿喬：我是為她神魂顛倒。

沉默

阿喬：（語氣生硬）但是我不是笨蛋！

童童：我知道你不是笨蛋，我……

童童低著頭，非常楚楚可憐

阿喬起身，從背包裡將煙拿出來抽

阿喬：童童，妳告訴我，那個李歐跟妳們三個究竟是什麼關係，好不好？

童童：我不是不告訴你，我，你也知道，我記性不好啊。那個李歐，我只記得他住在這間房間，可是他長什麼樣子，我已經完全記不得了…(驚訝的)阿喬，你抽煙？

阿喬：這幾天才開始的。

童童：你抽什麼牌子？

阿喬：Dunhill。

童童：小酒喜歡的牌子，我就知道……

沉默。阿喬盯著手上的煙，若有所思

阿喬：（語氣忽然變得溫柔）童童，我們來做麵包吧。

童童：（驚訝且驚喜的）真的？你不是，不想做嗎？

阿喬：我很想。（捻熄未抽完的煙）妳看妳，又哭又擦眼淚的，搞得滿臉都是麵糊，笨死了……

童童：啊？真的嗎？哈哈……（拉著阿喬蹲到水桶邊，幫他洗手）

童童幫阿喬洗手時，阿喬一直看著她。

阿喬：妳看起來像小孩子，動作卻好溫柔。

童童：（抬起頭，有點害羞）你，你不要這樣講啦……（拿桌上的布擦乾阿喬的手）
嗯，好了，我們開始揉麵糰吧。

兩人站到桌邊，阿喬依照童童的指示，將手放到盛著麵糊的鍋裡

童童：慢慢把手放進去，（皺眉阻止阿喬）等等啦，這樣不對。

童童靠近阿喬，拉著他的手，很慢很慢的放進麵糊裡。

阿喬：(輕聲)妳剛剛說，把手放到麵糊裡就會知道什麼？

童童：啊…那個……(低下頭，手仍然和阿喬的手一起放在鍋裡)你不覺得，麵糊那麼柔軟，那麼濕潤，很像……

阿喬：(微笑)我知道了。

童童：(害羞地)你知道？你真的知道？

阿喬：像女人，對不對？

童童：(輕輕點頭)嗯，還有，還有，很像癩蛤蟆呀。

阿喬：(笑起來)我真搞不懂妳們，爲什麼非要說自己是癩蛤蟆不可呢？

童童：(抬起頭，認真的看著阿喬)因爲我不想騙你。

阿喬低頭凝視童童

阿喬：(笑起來，還是滿臉不信)哪有妳這麼可愛的癩蛤蟆？

童童：你相信我可愛，不管我是癩蛤蟆還是大蟒蛇，你都會把我看成一個可愛女孩子的。(帶著阿喬一起揉麵糰)來，要很溫柔喔，像對心愛的人那樣，很溫柔很溫柔的揉著麵糰，麵糰就會慢慢在你手裡變成她最柔軟，最可口的樣子……

阿喬：(溫柔微笑)妳真的把麵糰當作情人呢。(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對了，最近阿豪有連絡你嗎？他前兩天一直跟我要電話，我被他吵煩了只好給他。

童童：(委屈的)他要我的電話，你就給他囉？

阿喬：妳不開心啊？對不起。

童童：他最近一直打電話來約我，可是，可是…(抬起頭哀怨的看一眼阿喬)我喜歡的人又不是他……

童童低下頭，兩個人又安靜甜蜜的揉著麵糰。

揉著揉著，兩個人根本不像在揉麵糰，反倒像調情般的互相依偎著，讓雙手在麵糊裡交纏。

童童：你的手好大，好…

阿喬：怎麼樣？

童童：不知道，我覺得你的手，摸起來好性感，好有男人味。(害羞的看阿喬一眼)你不可以笑我喔。我，我對男生沒有什麼經驗的……

阿喬：我知道。(溫柔的揉著童童的手)妳的手摸起來也好性感，軟軟小小的…

童童：你，你怎麼不揉麵糰，都在揉人家的手啊……

阿喬：妳的手比麵糰還軟，我喜歡妳的手……

童童：我們這樣，好像，好像那個第六感生死戀喔。(靠在阿喬身上)可以這樣跟你在一起一個晚上，就夠了……

阿喬：說什麼傻話？

童童：(微嗔)你又說我傻。我跟你說過，別把我當小妹妹。

阿喬：好，妳是小女人，這樣好不好？

童童：(甜甜的笑)我是小母蛤蟆，嘻嘻。(頓)阿喬，你其實，不適合這種 Polo 衫，你知道嗎？

阿喬：(語氣冰冷)我以後也不會再穿了。

童童：其實，我喜歡男生穿綠色的襯衫耶。我不太記得了，可是，李歐好像都這麼穿，你穿綠色的襯衫一定比他更好看，而且…(甜蜜的笑笑)而且，跟我的粉紅色很搭，這樣看起來會很有朝氣，很春天喔。

阿喬：我早就猜到妳這小腦袋在想什麼了。(嫌惡的低頭看自己的衣服)我不會再穿這種衣服了。

童童：(抬頭看著阿喬)其實，你不像小酒說的那樣啊……

阿喬：(語氣忽然一僵)她又說我怎樣？

童童：你好溫柔，又好浪漫，不像她說的，像個木頭一樣，而且…(低下頭)而且，還是個任她擺佈的木頭。

阿喬：(咬牙切齒)她太過分了……

阿喬將手從麵糰裡抽起，生氣的拿起桌上的布擦手。童童連忙也擦淨了手，楚楚可憐的拉著阿喬的衣角。

童童：你別生她的氣啦，也許，是我誤會她的意思了……

阿喬：妳總是這麼善良，會被欺負的！

童童：沒關係啦，我習慣了……(柔弱地笑笑)

阿喬：(生氣的)怎麼可以沒關係呢？我真不懂，妳和安琪為什麼要和她一起住在這裡！

童童：安琪？嗯…(欲言又止的)

阿喬：怎麼了嗎？

童童：沒有……

阿喬：怎麼了？跟我說。

童童：你知道，我一直要靠著拼拼圖，來讓我確定自己過了每一天。

阿喬：我知道。

童童：可是，前兩天我發現我的拼圖好像少了幾片，而且少的是我已經拼好的那部份。我就問安琪和小酒啊，小酒，她就笑我自己忘記了，安琪也說，我怎麼不會哪天連住哪裡都忘記，不要回來算了……

阿喬：怎麼可以這麼說呢？太可惡了！我還以為妳們是好朋友呢！

童童：我也以為是啊……結果(哽咽)，結果昨天，我幫安琪收衣服的時候，發現她的睡衣口袋裡有我的拼圖……

阿喬：什麼？

童童：而且，剛好就是我覺得我拼好的那幾片……(低頭哭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為什麼她要拿走我的拼圖，這對她一點好處也沒有啊……我問她，她還兇我，說一定是我自己忘記了放到她口袋裡的……我知道她習慣說謊，可是，可是這明明很明顯……

阿喬伸手抱住童童。心疼又不捨的輕撫她。

阿喬：等我找到其他地方的房子，我帶妳一起搬走，好不好？

童童梨花帶淚的抬起頭，感激的望著阿喬。阿喬緩緩低下頭。

舞台右邊忽然砰的一聲。小酒從舞台右邊走上。

童童彈開，阿喬臉色僵硬。小酒走近他們，停下來。

小酒：（表情語氣皆淡漠）我大概太累了，洗澡洗一洗竟然就在浴室裡睡著了。泡得我全身皮膚都皺巴巴的。

小酒停頓一下，阿喬戒備的將童童拉近身邊。

小酒：你知道嘛，癩蛤蟆總是需要很多水的。不過這次實在是泡太久了，結果，害我做了一個好長的惡夢。

小酒看著童童

小酒：真是可怕的惡夢，你們一定不會想知道的。

小酒說完，輕輕的轉身往舞台左方走去。

阿喬：妳說清楚，剛剛的話是什麼意思！

童童：（著急的）阿喬，妳先讓我去跟小酒說……

童童匆促追上小酒。

童童：小酒，對不起，妳聽我說……（拉住小酒，將她拉到舞台最前方）妳看吧，妳不會永遠都是贏家的，這回，算妳倒楣囉。

小酒：平手。

兩人在舞台上相視而笑。

阿喬：（在兩人背後著急的喊）童童，妳不要再去自討沒趣了，妳這個小傻瓜！

燈暗

VII 澡

燈亮

阿喬房間，沒有人，隱約有水聲。

冰箱上擺著一幅拼好並裱框的拼圖

阿喬穿著綠色襯衫，從舞台左方走進房間。背包丟著便躺上床。

水聲停止

安琪：（從場外）阿喬？（停頓兩秒，提高音量）阿喬，是你回來了嗎？

阿喬起身，轉頭往舞台右邊望去

阿喬：誰？童童嗎？

安琪：我是安琪，我……（頓）真不好意思，可是，可不可以請你幫我去我房間的梳妝台底下，拿一瓶新的沐浴乳過來？

阿喬：（莫名其妙的）噢，好。我去看看。

阿喬從舞台左邊下，片刻後又拿著一瓶沐浴乳，直接走向舞台右方遞給安琪。然後走回房間，靠著牆壁坐在床上。

水聲又開始

小酒：（從場外）浴室有人嗎？

童童：（從場外）有啊，安琪在裡面。

阿喬伸手從背包裡拿出一卷包裝紙，從冰箱上取下裱好的拼圖，放在床上開始包裝。但顯然因為手拙而不斷失敗。

水聲停止，安琪和一陣水霧一同從舞台右邊出現，安琪這回穿的睡衣比較保守些，但仍然相當貼身性感

安琪：剛剛謝謝你，阿喬。

阿喬：不會。（禮貌的對安琪笑笑，仍專心的包裝拼圖）

安琪：聽童童說，你找到房子了？

阿喬：下禮拜就會搬過去

安琪：你，不喜歡住在這裡？

阿喬：一個大男生，房間裡老是有不同的女生進進出出在洗澡，總是不太好。我需要自己的空間，而且也不希望別人誤以為我貪圖什麼美色才搬進來。

安琪：（急切的）我知道你不是。（很快的又低下頭）當初，是我看你找不到房子住，才去問你要不要搬進來的。所以，我知道你不是那樣子。

阿喬：謝謝妳。不過我已經決定了。

安琪：嗯。（嘆息，然後停頓一下）這是童童拼的？

阿喬：嗯。

安琪：你對童童真好。

安琪在阿喬旁的床沿坐下。阿喬看她一眼，繼續嘗試包裝

阿喬：（微帶諷刺的）我只是笨了點，人還不壞。

安琪沒說話，只是幽幽的看著他

童童：（從場外）安琪還在洗嗎？

小酒：（從場外）她剛開始呢！

沉默了一會兒，阿喬終於半轉過身，看著安琪

阿喬：抱歉，我沒別的意思。

安琪：沒關係，我了解。

阿喬：妳了解？

安琪：我知道，我長得就不像小酒那樣有飄逸的氣質，也不像童童看起來像小孩子那樣純潔可愛。不管男女看到我，都會覺得我不是善類。

阿喬：不，不是的。（頓一下）不是因為妳的長相，妳很美，真的。

安琪：也許就是太美了。（淒苦的微笑）你一定覺得，我那麼愛洗澡是因為想找機會勾引你，就算你不這麼覺得，也會有人這麼告訴你的，對不對？

阿喬：安琪……

安琪：你不用安慰我，我都知道。（嘆息）本來嘛，爲了要佔有自己心愛的男人，說點這樣的話也無可厚非，我明白的，其實，也習慣了。（緩緩抬頭凝視阿喬）可是，我實在不希望你，連你也這麼想我……

阿喬欲言又止，只好低下頭繼續心不在焉的包裝。

小酒：（從場外）安琪到底洗好了沒啊？

童童：（從場外）別急。這次輪到她洗啦，上次妳還不是洗了很久？

阿喬沉默著，手上卻忙亂的沒辦法好好包裝，安琪伸手輕輕覆蓋阿喬的手

安琪：你可以，暫時不要討厭我，聽我說幾句話嗎？我不是想說誰的壞話，只想爲自己澄清幾件事。你喜歡誰，我都管不著，可是我的願望很小很小，我只希望你不要討厭我。

阿喬頓了一下。將拼圖以及包裝紙先推到一旁，好好的靠在牆邊。

阿喬：（溫柔的）妳說。

安琪：我想說的是，你一定很懷疑我爲什麼總是跑到你房裡來洗澡，當然，也許也聽了一些枕邊細語，對我有點誤解。

阿喬：童童不會說人壞話的，除非妳真的對他不好。

安琪：誰願意說人壞話呢？我就是不想說那些太尖銳太傷人的真話，所以才讓你都以爲我愛說謊……（安琪望著遠方，聲音如泣如訴）接下來我要說的話，我很少對人提起，我希望你不要以爲我在說謊，不然，我鼓起勇氣對你說這些，都白費了……

阿喬：我盡量。

安琪：我老是在洗澡，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很髒。（伸手掩住臉，深吸一口氣）因爲，因爲……

阿喬：妳慢慢說，別急。

安琪：我不急，我只擔心你不相信我。

阿喬沉默

安琪：你記得，你一直在問我的那個，那個李歐嗎？（見阿喬點頭，繼續說）我一直跟你推說我不熟，其實是因為，因為…（哽咽）他搬來的第一天，就強暴了我！

阿喬：什麼？！

安琪：所以，所以…（低聲啜泣）所以我一直覺得自己，不，不乾淨……

阿喬：妳怎麼會這麼覺得？錯的並不是妳啊！（搖頭，情緒激動）那個，這件事，童童她們知道嗎？

安琪：怎麼會不知道呢？那天我一邊哭著一邊掙扎，這裡的隔音你也知道的，她們那天都在家，不會不知道的。

阿喬：（激動的）那，那她們沒有救妳？

安琪：怎麼救呢？她們也都只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女孩子，她們怕事，我能理解，我不怪她們的……（低頭流淚）

阿喬：話不是這麼說的……那，那後來呢？

安琪：沒有後來了。他對我做了那樣的事情之後，還對我說，我長的就像個人盡可夫的婊子，一定被很多人玩過了，但是，其實……我……（掩面哭泣）

阿喬從床頭抽了幾張面紙給安琪，安琪沒有接過面紙，逕自哭泣著

童童：（從場外）希望她不會偷用我新買的玫瑰水。

小酒：（從場外）不會啦，她對粉紅色過敏。

阿喬坐得更近了些，幫安琪擦淚

阿喬：別難過，都過去了……

安琪：不，沒有過去。後來，童童和小酒都愛上他，為他爭風吃醋，鬧得不可開交。我本來是旁觀者，後來，她們連我也扯進去，硬要說我故意勾引李歐，但是，我，你知道，我已經夠委屈了……

阿喬：天啊，妳居然還能跟那個禽獸一起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安琪：我並不像我看起來的那樣強悍，其實，我一點用也沒有……

阿喬：不，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妳很勇敢，真的。

安琪：謝謝（啜泣）。很少人會像你一樣，願意安慰我，而不是罵我……

阿喬：（憤怒而不敢置信的）怎麼會有人忍心罵妳？

安琪：當然有，而且……（抬起頭哀怨的看著阿喬，欲言又止）

阿喬：而且？

安琪：沒什麼。（輕輕別過頭去）

阿喬：童童她們真該好好檢討，怎麼眼睜睜看自己的好朋友被欺負不阻止，反而追著那個王八蛋跑呢？

阿喬又抽了幾張面紙給安琪，輕輕拍著她的肩膀

安琪：所以，我一看到你，就覺得你是個好人，才問你要不要搬進來的。想不到，你也討厭我、誤解我，而且又要搬走了……

阿喬：我……

安琪：我，也不是硬要留你下來。本來我並不想對這一切多說什麼的，只是剛剛

看到你幫童童包裝她的拼圖，我忽然覺得，爲你不值。

阿喬：（抽開手，語氣稍微僵硬）什麼意思？

安琪：（輕輕搖頭）沒有，我，沒有……

阿喬：安琪，妳不說清楚讓我瞎猜，那才叫壞女人。

阿喬抓著安琪的肩膀，逼她面對自己

阿喬：告訴我，發生什麼事了？

安琪：（咬著下唇，彷彿面臨極大的痛苦）你那個朋友，叫做阿豪的……他來找過我，對我不禮貌被我趕出去了，這件事，你知道嗎？

阿喬：嗯，他是跟我說過。（看看安琪）不過，他的說法，比較不一樣……

安琪：我想也是。（悲傷的輕嘆）總之，我一定又極盡勾引之能事了，是不是？

阿喬：（微微尷尬的）先別說這個。我知道這件事，然後呢？

安琪：然後，他就將目標換成童童……

阿喬：（釋懷的笑）原來妳是說這個，我知道啦！童童的電話還是我給他的咧！童童還生我的氣，說我怎麼可以這麼輕易的把她的電話給別人。

安琪：但是……

阿喬：但是？

安琪：但是，你知道，他們連絡得很密切嗎？

阿喬：沒，沒有吧？（不確定的）童童說，阿豪打電話給她幾次，她就把他罵回去，阿豪從此就沒打過電話給她啦！

安琪：這陣子，你不在的時候，阿豪常常來家裡找童童，我因為跟阿豪有過不愉快，所以他來的時候，我大概都躲在自己房間裡。

阿喬：阿豪他，本來就對美女沒有抵抗力，他…就算常常來找童童，我也不擔心啦！

安琪：我真希望有個像你這麼信任另一半的男朋友。（苦笑）可是，就算我躲在房間裡，還是會一直聽到他們的聲音，你知道爲什麼嗎？

阿喬沉默

安琪：他們都在你房裡……

阿喬：（幾乎要跳起來）他們幹嘛到我房間？他們去我房間幹嘛？

安琪：這個，我沒親眼看見什麼，也不好揣測……（微歪著頭）可是，我聽見了一些什麼…

阿喬：聽見什麼？

安琪：他們說，你房間有浴室，比較方便……

阿喬如遭雷殛般呆坐著，望著前方。安琪嚇了一跳，連忙輕扯他衣袖。

安琪：阿喬，阿喬……（憂心忡忡的）對不起，我不該跟你說這些的，對不起，我……

阿喬：（木然的）妳說的是真的嗎？

安琪：（著急的搖頭）不是的，不是。我，我剛剛是騙你的，你知道，我最愛騙人了……阿喬，你不要這樣！

阿喬：我知道妳不會騙人……騙人的不是妳……

安琪：阿喬……

阿喬：我明白了。(深吸一口氣) 安琪，我明天就搬走。

安琪：爲，爲什麼？童童她，不是還沒有整理好行李嗎？

阿喬：(絕望而冰冷的) 我會自己搬走，先暫時搬到別的地方，不是我之前決定和她一起住的地方。

安琪：阿喬……不要這樣好嗎？害你這麼傷心，我沒有辦法原諒自己的……(掩住臉哭泣)

阿喬：妳不要這麼說，我和小酒童童，才對不起妳，我們都欠了妳……

安琪：我沒有要破壞你們的意思，我只是，只是……嗚嗚嗚……

阿喬輕輕擁住安琪，安琪在他的懷裡哭得更傷心了。

安琪：阿喬，你是我唯一可以信任的人，求求你爲我留下來，好不好……

阿喬什麼話都沒說，只是擁著安琪

燈漸暗

童童：(從場外) 可惡，我居然沒料到安琪會來這麼一著！

小酒：(從場外，帶著笑意) 道高一呎，魔高一丈。青蛙以爲自己跳得夠遠了，想不到癩蛤蟆比青蛙還厲害呢。

燈全暗

VIII 青蛙

燈亮

舞台中間只有一張床橫放，阿喬穿著膚色短褲躺在上面
床後一小段距離，擺著一塊長形白色壓克力板，約和床差不多長度
四周為冷藍色調

癩蛤蟆們的聲音由遠而近，直到她們走入舞台。

她們仍穿著她們最喜歡的衣服，安琪是天使白，童童是夢幻粉紅，小酒則是飄逸藍

阿喬不知道他應該穿什麼才好

安琪：（從場外）後來呢？他究竟要不要搬走？

童童：（從場外）喔終於演完了，我好累喔。

小酒：（從場外）其實我覺得我還是比較喜歡我的死海泥。

安琪：（從場外）妳買的沐浴乳太香了。

童童：（從場外）那妳幹嘛用我的衛生棉？

癩蛤蟆們從左方走進舞台。仍然美麗動人。

安琪：其實我覺得，這次好像沒有…嗯，怎麼講呢？沒有過癮的感覺耶。

童童：（打呵欠）拜託，安琪。不是每次都那麼好狗運，碰得到王子的。大部分的時候我們都要忍受青蛙，這點道理不用我一直提醒妳吧？

安琪：不不，不是青蛙的問題嘛。

小酒：我了解妳的感覺。我也有一點。（歪著頭想一下）就是你知道，那個誰？喔對，張愛玲不是說嗎？有點本事在手上，總是捨不得不用的。安琪說的大概就是那樣，還沒把招數使盡用得痛快，戲就演完啦。

安琪：嘖嘖，還講到張愛玲呢。真是隻有學問的癩蛤蟆。

童童：妳這樣講我大概明白。（噗哧一笑）我都還沒把我童年時期悲慘的遭遇拿出來用耶，那一段才棒。

小酒：（也笑）我才要說妳，我都還沒使五成功力妳就冒出來，下次看我怎麼整回來。

童童：噯唷，人家在旁邊很無聊耶。好啦好啦下次讓妳。

小酒：還要妳讓我？各憑本事！

安琪看見躺在舞台中央的阿喬，示意另外兩隻癩蛤蟆往那裡走去。她們走到床後，在床沿蹲下，趴在床邊看著沉睡著，或者昏迷著，或者根本死掉的阿喬。

安琪：有時候我實在不懂，這些男人是怎麼搞的。我們明明沒有任何偽裝，明明沒有用法術變成什麼美女妖姬的，怎麼他們就是可以盲目成這個樣子，視而不見的把癩蛤蟆當女人？

童童：真是好問題。每次我都想，我都已經脫光光躺在床上，在他們面前抬起手彎起腿，擺出癩蛤蟆的姿勢了，他們居然還可以繼續交配。（受不了的翻白眼，

接著用手指戳阿喬)不只沒有視力，連觸覺也沒有，這樣戳都沒感覺？

小酒：(冷哼一聲，指著阿喬的下體)哪裡沒感覺？妳看他的傢伙不是硬起來了？

童童：(大驚小怪的)喔，小酒妳好色喔，竟然說這種話。

小酒：這裡沒有男人，妳可以停止裝可愛了。(對著安琪)其實我有時候會懷疑，到底這世界上有白雪公主存在嗎？

安琪：拜託，還白雪公主！我連這世界上有沒有真的女人存在都存疑了。每天出門都只看見滿街癩蛤蟆跳來跳去，互相噴毒液，好像那些毒都不用錢一樣。

童童：那要這樣講的話，我也沒看過真正的男人啊。(對著躺在床上的阿喬努努嘴)都馬是這種貨色，青蛙青蛙青蛙，運氣好一點頂多碰到可愛一點的莫氏樹蛙，不過大部分都…唉，別提了。

安琪與小酒都笑起來

安琪：其實這種日子過久了也挺累的。

小酒：怎麼？忽然覺悟「神女生涯原是夢」啦？

安琪：(笑著打了小酒一下)少貧嘴！

童童：我也有點累。(擺出百無聊賴的姿態)你知道我最大的願望是什麼嗎？

安琪：什麼？下次遇見個王子，不要再跟青蛙打交道了？

小酒：(笑)那妳還是不要妄想。

童童：不·是！(嘟起嘴巴)我·想·擺·脫·衛·生·棉！(吁口氣)不是那種更年期的擺脫喔，我說的是，真正的·擺·脫！

安琪、小酒：我們也想，真的好想好想。

短暫沉默

童童：(苦笑)這個大概是，我們整齣戲裡講的唯一一句真心話。

三隻癩蛤蟆彼此打氣般的互相拍拍肩膀，沉默的看著床上的阿喬好一會兒。

安琪：妳們看他還會再醒過來嗎？

小酒：妳還敢說？非要玩過火。(瞥一眼阿喬)我就說我還是比較喜歡我的風格，你們都太八點檔了啦。

童童：那是角色定位問題好不好？不然下次妳來當童童我來當小酒。

安琪：不行喔，交換的話我也要，別想把我丟下來。

小酒：(嗤之以鼻)有什麼好交換的？這些青蛙分得出來嗎？

安琪、童童：(嬌笑)說的也是。

阿喬有些輕微的動作，小酒噓了一聲，三隻癩蛤蟆便伏在床邊，屏息等待阿喬甦醒。

阿喬醒了，莫名其妙的醒了。他沒有注意到床後的三隻蛤蟆，反而將眼光投射到空曠的舞台以及觀眾席，疑惑的看著空無一物的四周。

癩蛤蟆們趁著他還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一邊嘻笑著一邊偷偷溜到白色壓克力板後面。

阿喬：怎麼回事？這裡怎麼都沒有半個人？(抓抓頭)天啊，我剛剛做了個好可怕的惡夢，我居然夢見三隻癩蛤蟆跟我一起住…等等，不對，那好像是真的，幸

好我逃了出來，是誰救了我呢？

冷藍光線熄滅。暖黃燈光在壓克力板上映出三隻癩蛤蟆姣好的身影。

癩蛤蟆：你醒了嗎？

阿喬：我醒了。是妳們救了我嗎？

癩蛤蟆們在壓克力板後低聲哧笑。

癩蛤蟆：你真的醒了嗎？

阿喬：是的，幸好我醒了。妳們，妳們一定是公主，也許是哪個童話故事裡面走出來的公主，對不對？

癩蛤蟆又笑了起來。其中一隻笑得太厲害，蹲在地上沒辦法說話

癩蛤蟆：你再認真的回答我一次，你…噗哧，你真的…真的醒了嗎？

阿喬：（極為認真）是的，妳們請放心，我完全醒過來了。不會再被那些癩蛤蟆迷惑了。

三隻癩蛤蟆都蹲在地上笑得花枝亂顫，幾乎說不出話。

阿喬：公主，妳們還好嗎？

癩蛤蟆：好…好得很，哈哈……（力持鎮定）那麼，清醒的王子，請你告訴我們，你的…噗哧，你的大名好嗎？

阿喬：那當然。這是禮貌，是我疏忽了。

阿喬清清喉嚨，極為慎重的，在壓克力板前做出笨拙的王子儀態，行禮如儀

阿喬：我的名字，叫做**李歐**。

燈暗

幕落劇終